

續修四庫全書

據北京圖書館藏宋刻本
影印原書版框高二一
四毫米寬三〇〇毫米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二

〔唐〕韓愈撰
〔宋〕王文儔補注

一三二〇・集部・別集類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三卷韓文公志三卷（卷二十二至卷四十）

〔唐〕韓愈撰〔宋〕文謙注王儔補注……………一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十二卷〔清〕方世舉撰……………二六三

讀韓記疑十卷首一卷〔清〕王元啓撰……………四七一

韓集箋正五卷年譜一卷〔清〕方成珪撰……………五八五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三

祭文

祭田橫墓文

并序

前漢書韓信已平齊地漢王立為皇帝
齊王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
海居島中高帝聞之在海中不收後忍
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橫中不收後忍
為亂乃使使赦橫罪而招之橫乃與其
客二人乘傳論洛陽至尸鄉廐置橫謝
使者自到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
高帝帝為之泣涕而橫其二客為都尉
發卒二千以王從之華橫既葬二客穿
其冢旁皆自到從之高帝聞而大驚以
橫客皆賢聞其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
召至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
兄弟能得士也橫與兄榮皆田橫從弟
顏師古曰尸鄉在偃師城西田橫東也

京洛陽也橫墓在偃師諸本多作十九
年東如京按十九年秋公為衛其冬
長安陽山安得九月九月秋公為衛其冬
家河陽唐都長安以河陽為東都長安
為西都而此云東其年春三上書求仕不
報五月出京來歸河南至是書求仕不
於京師此孟子所謂皇如也

貞元十一年九月十一日愈自東如京道出

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心因取酒以祭為

文而弔之其辭曰按地理志唐都長安號曰西

之遺制班固張衡各賦其事是也公以貞元十
一年正月三上宰相書不報五月戊辰遂東歸
蓋墳墓在河陽東縣省焉復自河陽而東入洛
將以求仕故曰東如京也道出偃師祭橫墓焉

復志賦所謂出國門而東驚安洛師而張望是
也是時不得志於京師謀西居洛其後盛於洛
山之東至十二年遂自
洛入汴以從董晉之命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

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歔歔而不可禁歔歔悲傷

音居吟切止也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

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而其一從

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

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鋌抑所賢者一作非

賢亦天一作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

云其遑遑漢晉春秋曰闕里者仲之故宅也

無君則皇荀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也

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自古死者非一夫子

至今有耿光踈陳辭而薦酒魂騁歸而來享

歐陽生哀辭并序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唐史有傳

為詹傳今考之文公集傳則云詹傳云李翱

助教正元十五年詹書宰相不報去進

簡為之傳小說載焉大略書其為四門

太原深元一效遂還京詹父母老詹公

簡為之辭也及覽詹集有初發太原途

中寄太原所則知小說所載為不見兄復城
史於文藝立傳大縣本公哀詞其曰詹
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卒年四十余集十

卷行于廿哀一
詞所無也

歐陽詹世居閩越泉州即古閩越之地自詹已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即位德故宰相常袞為福建諸州觀察使一有治其地常袞京兆人相代宗後以事張守潮陽建中初楊炎輔政起為福建觀察使卒于官其後閩人配享袞于李宮云按唐志福建觀察使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太官臨蒞其民縣鄉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一云袞以文詞進縣鄉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能誦書作文詞者袞故宰相有

臨蒞其民云云袞親與之為客主之禮觀游譙饗必召預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于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閩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矣貞元三一作年余年十九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為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

詹相知為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巖然其燕私善譴以和其文章切深遠一無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詹有文集傳於世李陽孫建團練副使曰詹之子價自南安抵福州進君之舊文共十編首尾九若干首泣拜請序予已諾其命而詞竟未就價有文又蚤死大中二年其裔獲其孫曰翽不可使陽氏之文遂絕亦以卒後嗣之志云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詹一作有獄不果上覲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

詹今其死矣本傳云卒年四十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行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之一無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豈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既為之誌一作傳又作說余故字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一作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其一作志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
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為養兮何有牛羊
曾子之養曾皙常恐有違故孟子曰事實既修
養志牛羊謂口體之奉若三牲者
今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
兮其存者長詹平時年方四十終要必死兮願永不
不傷友朋一作親視疾兮藥物其良飲食既一作
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高一作今人道之常在
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遠兮魂魄流行祭
祀之則一作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救一作今仰
哀自彊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

亦難志

題歐陽生哀辭後

公與群詹同年以吾所為合於古語見叔孫通傳云

愈性不喜書自為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
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之友也哀生之不
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
城劉君伉口浪切伉喜古文以吾所為合於古誥
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一作怨志益
堅凡愈之為此文蓋痛一作歐陽生之不顯榮
於前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

歐陽生之志其志在古文耳雖然苟愛吾一作
文必求其義則進知於歐陽生矣必時觀義下
無則進已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
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可一作有得見學古道則欲兼
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於古道者也古之道不
苟譽毀一作譽於人然則吾之所為文皆有實也
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閩川名
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弱冠能屬文天縱浩
汗貞元八年登進士第舉闕試薄遊太原於樂
籍中因有所悅情甚相得及歸乃與之盟曰至
都當相迎爾即洒泣而別仍贈之以詩尋除
且四門助教在京籍中者思之不巳經年得疾
且甚乃危殆引歸刃而匣之顧謂女弟曰吾其

死矣苟歐陽使至可以信歸京其白其事詹而
逝及使至女弟如信歸京其白其事詹而
函閱之又見其詩一勸而卒故孟簡賦詩哭之
按此傳蓋當時士大夫皆謂詹或一妓而死故
公之哀辭非獨哀詹抑亦以解時人之惑歟
故末句云則知歐陽生也無惑焉其意可知

獨孤申叔哀辭

申叔太子舍人助之子柳宗元為之墓誌
曰君諱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二舉進士
又三年居父喪哀哭三年而卒蓋貞元十八
年四月五日也其助見本集獨孤郁墓誌
曰某原曰某助見本集獨孤郁墓誌
中語大率與元十八年四月五日卒哀辭
夷論也于時柳子厚有獨孤君賦
墓碣皇甫持正有傷獨孤君賦
眾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楚辭問

日冥昭闇誰能極之行何為而怒一作邪邪居何故而憐一作邪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怕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一作無懸邪抑蒼茫一作無端而暫寓於其間邪死而一作無無知吾為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處一作見其旁一作容嗚呼遠矣何日而忘

為崔侍御祭穆員外文

按唐史穆員外懷州河內人字與直工為文章杜亞留守東都辟佐其府累遷

御史卒

維年月日故人博陵崔顥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穆六端公之靈一本無此於乎建中之初予居于嵩攜扶北歸一作奔辟盜來攻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俊明我鉅而頑道既玄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一作可可於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留守無事多君子寮罔有疑忌維其嬉游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鑾在手君揚其鑣鑣馬銜也君居于室我既來即或以嘯歌或以偃側誨余以義我復一作便以誠終

日與語無非德聲主人信讒有感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為禍赫赫有聞王命三司唐志凡冤無告者三司詰之察我于獄相從係縲直生可一作何樂曲死可一作悲曲生何樂一作悲上懷主一作王人內憫其私進退之難居處之宜既釋于囚我來徐州道之悠悠思君為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貞父寧告歸東都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自西君友吉服晤言無他往復其昔一作音不日而違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母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以經一作并孰云孝

子而殞厥靈今我之至入門失一作哭聲酒肉在前君胡不啖外君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死矣何日來還

祭郴州李使君文

當正元之癸未楊皇威而左授公正元十九年冬自海使出陽山也過郴州州識李使君其詩有李員外寄帝筆則所謂獲帝筆之雙寶也有義魚招張功曹則授以魚之短簡也正元二十一年以順宗赦從錄江陵待命于郴州在衡山之陽則所謂埃新命于衡陽實新菊於館候也始謂信於暫疎遂成凶於不救則李使君其年冬也正元二十一年祭之永正元年年冬也正元二十一年永正元年年冬也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叅軍韓愈

本元和元年歲次丙戌二月乙未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敬祭于故無郴州李使君三兄之靈

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

頃蓋如故知與不知也言不相得自少至老猶

新若知情相得傾蓋之間有同故交傾蓋謂交

車也顧意氣之何如曷一作日時之足究當身

元之癸酉惕皇威而左授

十九年癸未別知賦曰歲發未而遷逐伏荒炎

之下邑嗟名類而位小

而西邁

莫交而情無由既不賈而案售

窺逸跡於篆籀

甘而致

之獲紙筆之雙質投以魚之短韻

秀俟新命於衡陽費薪芻於館候

月丙申

陽

句

候館市樓也空大亭以見處越水木之幽茂逞

英心於縱博

明觀

退之所

連州

管吹

於往

功曹

以宿留

期謂此會之難

謬

言約窮歡於一晝

富何人生之難信

疎遂成囚而不救

袖憶交酬而迭

而哭

於讒構

之浮言

邪正之相冠

蔽覆神乎來哉辭以為侑尚饗按此則知李侯君始亦以饗獲罪歟于郡州遂死歟所公既知其終始猶欲於朝申雪之

祭薛公達助教文

薛公達正元九年進士仕於國子司業元和中四年二月十四日其詳見公府誌墓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世祖諱昭故朝散郎守國子博士韓愈太學助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祿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自得相因

奈何永違祗隔數晨笑語為別慟哭東門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人目前一云若在人前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尚饗

祭虞部張季友貞外丈

集有墓銘時陸宣公典貢舉季友正元八年進士公同年至是元和十年九二十三歲其詳見公所誌銘

維年月日愈等一云維元和十年月日中書舍人王涯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禮部侍郎崔羣京兆尹許季同考功員外郎謹更承宣河中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邢昺等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張十三貞外之靈嗚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為邦

庶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羣游旅宿其歡甚焉出言無尤有獲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倏忽逮今二十餘歲存皆衰白半亦辭世外纏公事內迫家私中宵與歎無復昔時如何於今一作又失夫子懿德柔聲永絕心且廬親之墓終喪乃歸陽瘖避職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遷司虞以播華問不能老壽孰究其因嗣託於宗天維不仁酒食備設聖其降止論得一作叙情以視諸誅尚饗

祭河南張署貞外丈

此篇雖名祭文實四言詩體也韓愈正元十九年冬與張俱自御史為今南方張為卿之臨武公則連之陽山而陽山路出臨武蓋由柳谿嶺而後至明年冬相會於界上虎取公駿而去明年以順宗即位二月二十四日赦偕為棧江陵張後為京兆府司錄又為河南令并官去公當誌其墓矣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一云維元和十二年彰義軍節度行軍司馬朝散大夫守太子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一云無十貞

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時德宗貞元十九年公與署同受詔峙為監察御史峙立也音文里切君德渾剛

標高揭已紀音有不吾如唾猶淫淫言嫉邪余慙

而狂年未三紀慙愚也音降切與慙同乘氣加人無敢挾

侍一作無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

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驪孫君飄臨武林之牢

二公為御史權幸不喜皆側肩帖耳以伺其過

後果被讒皆得罪公貶連州陽山令署柳州臨

武令驪音吾飛鼠也孫音奴刀切隸屬公赴江

陵詩言陽山吏民似猿猴牢獄也言險惡之地

如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饕一作號顛於馬下我泗

君咷咷徒刀切說文曰楚夜息南山同卧一席

南山終南山也公詩曰前年守隸防失祗項交

遭譴責探壘得趣延是也

跼也洞庭漫汗粘天無壁洞庭湖在岳州巴

也追程盲進帆舡箭激南之一一作湘水屈氏所

沉二妃行迷淚蹤涂林湘水出零陵北注洞庭

妃南上湘水屈氏屈原也山哀浦思鳥獸叫

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于縣我又南踰謂縣

臨武也陽山在臨武之前按九域志郴州把酸

西南到連州三百九十里故曰南踰也

相飲後期有無言未期宿界上一夕相語郴州

之自別幾時遽一作變一作寒暑枕臂歌眠加

余以股漢光武與嚴子陵共卧以僕來告言虎

入廐憂無敢譙逐以我驂去驂驢子也音土東切去音起呂切

君去是物不駿於乘枚叔七發云虎取而往來

黃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十二支黃虎屬也

日也徵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

之膏當也魯頌閟宮之篇曰戎狄是膺荆舒是

懲而左傳亦云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

遷也承杜預以為承音懲楚言則習俗相傳其

來也遠故韓公於此亦用之蓋郴州在春秋戰

國時皆楚地也東坡九仙山詩六山前虎虎戰

侯更饒鼓譟我生本艱奇壁土蕭金龜山禽與

野獸知我久踏盤笑胃候吏還禦虎吾有命即

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言虎果畏信其

之意也

非儔於鬼神以余出嶺中君俟州下偕緣江陵

非余望者郴州有騎田嶺今謂之臘嶺即五嶺

遇赦代還故出此嶺中署待之於此復與郴山

胥會也時二公皆內徙為江陵府法曹

奇變其水清寫泊砂倚石有選無捨選逢也心

見曰選音五各切楚辭九章曰重華不可選兮

孰知余之從容浮休南遷錄曰郴州城中有冰

山上有蘇仙觀觀城中有蘇耽宅橋井仙母墳在

焉西門裏有義帝墳及廟又有王山成仙羅山

觀大抵神仙事跡居多乃古來山林深處人迹

罕到固神仙所宅也裏外惟舍十餘匪惟出山

七

虎豹兮熊咆 委舟湘流往觀南岳

又曰虎豹咆 委舟湘流往觀南岳

山在衡州 雲壁潭潭穹林攸摧

湘潭縣界 避風太湖七日鹿角

無枝柯稍擢 避風太湖七日鹿角

長而殺者 避風太湖七日鹿角

太湖一名宮亭 一名震澤 一名洞庭

中有鹿角洲 浮休南遷錄云湖中自石橋港舟

行數里東望 培塿迤邐林薄有曰鹿

角洲有巡檢司 去青草湖十餘里

怒頰豕狗 鮪大魚也音乃兼切蜀本圖經曰鮪

而口小者名鮪口小背黃腹白者名鮪一名河

鮪三魚並號為鮪美而且補 洪駒父云河

音許角切豕聲也今此韓文本皆 鬻盤炙酒群

作怒頰豕狗非惟無理 兼不協韻

奴餘咏走官階下首下尻高

傳曰尻益高階下音亥雅切落 下馬伏塗從事

下讓下皆同音下音亥雅切落

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為善永相南討余厚司

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

出兵助 度計賊哭不憑棺莫不親舁不撫其子葬不送

野望君傷懷有殞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下爰

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

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尚饗

祭左司李貞外太夫人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

于某縣太君鄭氏尊夫人之靈賈子茂族配此

德門克成厥家享有全福為婦為母再朝中宮

摺紳推榮宗黨是則某等幸隨令子同服官僚

庶展哀誠式陳牢醴尚饗

祭薛中丞文

薛存誠字資明河中寶鼎人正元初進

士第累擢監察御史中丞後累卒

史中傳公時為比部郎中中丞後累卒

坐于頔杜黃裳家事逮捕下獄存誠劾

救於憲宗有詔釋之存誠不奉詔監

寔無易存誠者乃復命之暴亟帝惜之
左掖南臺共傳故事其謂給事中御史
中丞時所為也

維年月日一云維元和九年歲次甲午某官某

乙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故御史中

丞贈刑部侍郎薛公之靈公之懿德茂行可以

勵俗清文敏識足以發身宗族稱其孝慈友朋

歸其信義累外科第承踐班行左掖南臺共傳

故事左掖則給事中南臺御史中丞也詩人墨客爭諷新篇羽

儀朝廷輝映中外長塗方騁大限俄窮聖上軫

不憇之悲其僚興云亡之歎況某等忘言斯久

知我最深青春之遊白首相失來陳薄奠詎盡

哀誠嗚呼哀哉尚饗

祭裴太常文

裴不
知其為誰

維年月日愈等一云維元和九年九月日給事中

張惟素吏部侍郎張賈比部謹以庶羞清酌之

奠敬祭于故太常裴二十一兄之靈朝廷之重

莫過乎禮雖經策具存而精通蓋寡自郊立故

事宗廟時宜犬君之所旁求永相之所平問群

儒拱手宗祝醉心兄皆指陳根源斟酌通變莫

不允符天百克協神休至于一作公卿冠昏士

庶喪祭疑皆響答問必實歸從我者足為軌儀

異我者無逃指笑動為時法言必一作古經獨

立一朝高視千古而又驅馳朋執僂俛宗親覲

一作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

從贈必固辭求無不應孰云具美而不求年某

等早接游從實敏道義致誠薄奠以訖終天嗚

呼哀哉尚饗

潮州祭神文五首

備註其一到任謁太湖神其二祈雨于太湖神三四五謝晴于城隍神界石神

太湖神也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

虛已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太湖神之靈愈承

朝命為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九大神

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

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

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

糝酒食器皿損弊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

自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告神其降鑒

尚饗

維元和十四年歲次己亥六月丁未朔六日壬子持節潮州諸軍事守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殷脩之奠祈于太湖神之靈曰稻既稔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受此此一無人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此此一無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畫劉雲陰卷月日也劉即計切方言曰解也卷月日疑作慶白日傳寫誤也

韓愈

卷

篇亦云幸身有衣而口得食一作有食給神役也充上之湏脫刑辟也選牲為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瓚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城隍之神間者以淫雨將為人災無以應貢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告乞晴于爾明神明神閔人之不辜若饗一作若答冀除于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咨嗟惟神之

恩夙夜不敢怠怠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毛清酌肅肴一作肅侑以音聲以謝神貺神其饗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寓以清酌少牢之奠告于界石神之靈曰惟封部之內山川之神克庥庥一無庥字於人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莫饗以時今淫雨既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衍衍是神之庥庥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鑒之一作茲尚饗

韓愈

卷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太湖之神惟神降依茲土以庥其人今茲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為災各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夙夜不敢怠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樂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尚饗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卷第二十二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卷第二十三

祭文

袁州祭神文三首

觀此文則公之精神豈特開衡之雲哉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告于城隍神之靈
刺史無治行無一字以媚于神祇天降之罰以久
不雨苗且盡死刺史雖得罪百姓何辜宜降疾
咎于某身無令鰥寡蒙茲濫罰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
仰山之神仰山山名也按唐志袁州宜春西南
十里李渠引仰山水入城刺史李

韓愈

三

將順所鑿九域志曰袁州仰山峭拔萬仞不可
登陟詩曰高山仰止名取此義倦游錄云袁州
仰山神祠自唐以來威靈顯著幅員千里之內
事之甚謹柔毛之獻歲時相繼故動以數百餘
輦為日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今
既大旱嘉穀將盡人將無以為命神亦將無所
降依不敢不以告若守土有罪宜被疾殃於其
身百姓可哀宜蒙恩憫以時賜雨使獲承祭不
怠神亦求有飲食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
仰山之神曰田穀將死而神膏澤之百姓無所
告而神恤之刺史有罪而神釋之敢不有薦也

尚饗

祭柳子厚文

集有墓銘公時為袁州刺史論按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夢奠于柳州公以其月二十四日自朝即素此文袁州作也劉夢得有祭文且序其集云

維年月日韓愈一六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
子厚而致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
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
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淮南子曰人者千
變萬化而未始有
極譬若夢為鳥而飛於天夢為魚而沒於淵故
曰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又

韓愈

二

色

曰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今
將有大覺然後知今此之為大夢也故曰當其
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此意本出
莊子至淮南子變文以鋪繹之覺音居效切寤
也今俚語尚然校辨也亦音教子厚少年俊偉
知名當世乃不自愛惜附救文匪人自致青雲
俄而泰內例遭黜責此真邯鄲枕事也謂其行
事不足記錄故直以夢此之與下文據尊以青
黃為災良馬以脫羈勒為善皆反覆為子厚文
過矣至於永貞行則以小人語禹錫不少假借
公之筆法嚴矣哉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樽青黃乃木
之災莊子曰百年之木破為犧尊青黃而文之
其斷在溝中比於犧尊則美惡有問矣注
云刻木作犧牛之形以為祭器名曰犧尊又加
青黃文采之飾與斷奔溝中不被收用者殊犧
音義按周禮司尊作獻鄭氏子之中棄夫脫馬
謂飾以鳳凰婆娑姿音素何切子之中棄夫脫馬
羈王佩瓊琚大放厥辭之樹切羈音居直切莊

子馬蹄日連之以羈馬注云羈馬總頭馬解前

兩足也歐陽跋舟和尚碑跋云子厚與退之皆

以文章名一時而後世稱爲韓柳者蓋流俗之

相傳也其爲道不同猶夷夏也然退之於文章

每極稱子厚者豈以其名並顯於世不欲有所

貶毀以避爭名之嫌而其爲道不同雖不言顧

後世自當知歟不然退之以力排釋老爲已任

於子厚不得無言也按本傳愈常稱其文曰雄

長雅健似司馬子富貴無能磨滅誰紀書自古

紀惟凋儻非常之人稱焉子之自著表表一作

愈偉表前後凡十上表表愈偉不善爲斷血指

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言當世群士不善者

失錐大半亦不敢較也乃匠自謂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

徒掌帝之制及遷至中書舍人也子之視人

自以無前一片不復群飛刺天言子厚既死群

譬猶鷹隼一去而鸞雀紛舉也蜀都賦森搏搏

而刺天歐陽公師韓愈者也及其既卒東坡吊

之曰譬猶龍亡而虎逝則變怪百嗟嗟子厚今

出舞蟾蜍而號狐狸即此意也

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湘君夫人文

集有黃陵廟碑此祭文刻其陰其陰沈傳師書云黃陵碑其後書曰其將修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十月某日朝散大夫

守國子祭酒韓愈謹令前袁州軍事判官張得

一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湘君湘夫人二

妃之神前歲之春愈以罪犯黜守潮陽州懼

以譴死且虞海山之波霧瘴毒爲災以殞其命

舟次祠下是有禱于神神享其衷賜以吉卜

曰如汝汝無志蒙神之福啓帝之心去潮即袁

今又獲位於朝復其章綬退思往昔實發夢寐

凡累或作三或年於今乃合夙夜悚惕敢忘神

之大庇伏以祠宇毀頓憑附之質丹青之

飾暗昧不蠲一本損作損不稱尺證靈明一作

外無四垣堂陛頽落牛羊入室居民行商不來

祭享輒敢以私錢十萬祈于邦伯此四字無修而

作之舊碑斷折一本中折其半仆地文字缺滅幾

不可讀謹修而樹之廟成之後將求主石仍刻

舊文因銘其陰以大振顯君夫人之威神以報

靈德俾民承事萬世不怠惟神其鑒之尚饗
始將既修樹舊碑仍刻其文於新石因銘其陰
舊碑石既多破落文不可盡識移之於新或失
其真遂不復刻

祭竇司業文

諱年集有墓銘竇君卒以長慶二年二月卒公志其墓甚詳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祭于故國子司業竇君三兄之靈惟君文行夙
成有聲江東魁然厚重長者之風一舉於鄉遂
收厥功屢佐大侯以調兵戎詔曰子虞汝為郎

中通典曰虞部蓋古虞人之職掌京城街巷
乃令洛陽歲且四終惟刑之慎掌正隸僮命守

高平命副一作制儒宮澤州為高平郡朱衣銀魚

象服以崇鄒風君子偕老詩曰象服是宜言古
上窮官不滿能亦云達通踰七望八年孰非翁

一作公言年踰七十可以望於八十矣莊子曰
以辭雄刺史郎中四繼三同公一兄三弟相繼

於士大夫可謂顯融我之獲見實自

皆三人謂

童蒙既愛既勸在麻之蓬荀子曰蓬生麻中不

也謂音自視鵲鵲望君飛鴻鵲能自食曰鵲鵲

音四十餘年事如夢中分宰河洛魄立並躬為公

河南令時奉為洛陽令公送俱官於學以纖臨

洪惠許一作不酬報德以空亮生莫接孰明我

衷於祭告情文以自攻嗚呼哀哉尚饗

祭主簿侯喜文

喜字叔起汝州人久從公學常以狀薦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遣男殿中省進馬

估致祭于亡友故國子主簿侯君之靈嗚呼惟

子文學今誰過之子於道義罔不拾遺一作困

我狎我愛人莫與夷自始及今二紀于茲我或

為文筆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我鈞我遊

莫不我隨我寢我休莫爾之私朋友昆弟情敬

異施惟我於子無適不宜棄我而死嗟我之衰

相好滿目少年之時人之去亡一作日今其有

誰誰不富貴而子為羈我無利權雖怨曷為子

之去葬我方齋祠哭送不可誰知我悲嗚呼哀

哉尚饗

祭竹林神文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休于玄池之上而奏黃樂三日而然其是日樂池乃樹之竹是曰竹林竹神名蓋起於此
祭文皆禱旱其後賀雨表云季夏以來雨澤不降呂職司京邑祈禱實頻公時為京兆尹長慶三年也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酒脯之奠再拜稽首告于竹林之神曰天子不以愈為愚不能使尹茲大衆二十三縣之人今農既勤於稼有苗盈野而天不雨將盡槁以死農將無所食鬼神將無以為饗國家之禮天地百祀神祇不失其常惠天下之人不失其和人又無

卷三十三

罪何為造茲旱虐以罰也將俾尹者不仁不明不能承帝之勅以化正其下聞無香惟醒醒問也醒當從醒神之一作惠罰無差施罪瘡于尹愈身是甘是宜雨則時降神無爽其聰明永饗于人無媿尚饗

曲江祭龍文

皇城東昇道坊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見曲江荷花行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香果之奠敢昭告于東方青龍之神天作旱災嘉穀將槁乃於甲乙之日依準古法作神之像齋戒

祀禱董仲舒書曰春旱求雨令縣邑以水日令以玄酒脯社家人祠戶無斬木山林曝玉聚庭龍一長八尺再拜請雨奉牲禱以甲乙日為大蒼衣而祭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八尺深一尺置五蝦蟇焉其酒脯祝幣三日拜號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與三歲蝦蟇皆備之於四通之衢神其享佑之將降甘雨以惠茲農米雨書亦云

祭馬摠僕射文

唐書有傳摠泉州別駕元和中以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徙桂管經略使累遷戶部尚書卒祭文與傳合交州安南也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卷三十三

敬祭于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惟公弘大溫恭全然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艱初試佐戎滑臺斥由尹寺適彼甌閩餽顧跋輿一作顛而不踐乃得其地摠身元中辟署滑州姓南仲幕府監軍薛盈珍誣南仲不法摠坐貶泉州別駕盈珍入用事觀察使柳冕希旨欲誅之會刺史穆贊保護乃免餘輒不安貞上五結切下五骨切跋躡進退有難上浦撥切下跋利切踐足跋也音於卧功泉州即古閩于泉于虔始執郡符遂殿交州抗節番禹去其蠅蠹蠹越大蘇元和中以遷安南都護徙桂管經略使殿鎮也丁鍊切通典曰安南府漢之交趾郡也初理龍編縣又徙理番禺大唐為交州後改曰安南都護府今南方夷人其足大趾開唐若並足而立其指則交